

1945年间，3200多名来自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、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华侨机工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，分九批回到中国，在滇缅公路投入抗日战争运输工作，共抢运约50万吨军需物资，他们中有1000余人献出了生命。



矿砂的凹形木盘、竹箩。为了生计，她们往往每天头顶烈日，腰弯似弓，苦干十余个小时。腰背劳损、风湿骨痛是所有琉琅女的职业病，遇到雨季河水暴涨，她们还随时可能被洪流冲走，如此高风险的工种，她们的收入却极其微薄，仅能勉强糊口。

红颜亦铿锵

在下南洋的宏大叙事中，女性的身影常不被提及。殊不知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去南洋的女性劳工也有数万人之多。她们之中，有主动挣脱封建婚姻桎梏、追求人格独立与人生自由的“自梳女”；有头戴红巾、肩扛水泥，在新加坡工地上搏命的“红头巾”；也有终年伫立冰冷河水之中，手持木盘淘洗锡矿的“琉琅女”……她们的血与汗，刻在南洋城市的建筑肌理与矿砂流水之中，同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巾帼底色。

“没有红头巾女工，50年代新加坡的高楼就建不起来”。1986年新加坡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，印证了“红头巾”群体在南洋城市建设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大批

来自广东三水的贫苦女性漂洋过海，涌入百废待兴的新加坡。为了在嘈杂的建筑工地中分辨伙伴、防止头沾灰尘，她们用红色方巾包扎头部，“红头巾”的称号由此传开。

她们的工作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极致辛劳。在缺少大型机械的年代，这些勤劳的女性仅靠双手和肩膀，日复一日肩扛百斤建材，行走于高空脚手架与泥泞工地之间，瘦弱的身躯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撑起了半个世纪的南洋基建与万千乡土家庭。如今，三水红头巾技艺与精神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成为岭南巾帼奋斗精神的永恒见证。

远离新加坡工地的尘土飞扬，马来西亚霹靂州近打河流域的锡矿产地，曾有无数的岭南客家、潮汕、五邑女性的身影倒映在冰冷的河水中。

“琉琅”一词，源自马来语音译，特指她们手中用来淘洗锡

上图：“峇峇娘惹的世界——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”在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展出。“峇峇娘惹”为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一种称呼。

很多琉琅女年少离家，再也没有回归故土，在无尽的海淘锡劳作之中换取一家人的生存希望。

下南洋的女性移民中，还有一批特殊的群体，在上个世纪的移民浪潮中，她们三五成群，结伴而行，会把头发像已婚女子一样自行盘起，以示终生不嫁、独身终老，被称自梳女，也称妈姐或姑婆。

相较于红头巾和琉琅女，自梳女的谋生之路相对温和。她们多从事家庭女佣、后厨帮工、工厂纺织工、小商品商贩等职业，深受南洋华人家庭与本地商户的认可，凭借自身劳动，真正实现了经济独立、人格独立。

数百年海浪翻涌，无数华人将青春与骨血撒在异国的土地上，化作了故土与南洋之间生生不息的根脉。乡音未改，情义犹在——无论走得多远，故乡的一缕炊烟，从未从生命中最柔软的角落消失。民